

# 北醫說故事

發現自己對北醫、對信義區、及至整個台北市的真摯情感，像是一股微弱的舒發，不時地間接觸動著我的內心深處，一點一滴，終聚成大江大河。

行文至此，這個專題總算進入尾聲，不能免俗地，就像許多小說散文或雜誌專題的後序一樣，我們照例是要來個結語，對於有感想、有意念而不吐不快的編輯來說，這是個閒扯瞎談、插科打諢、或抒發使命與成就感的大好機會，然而此時的我卻思緒空鈍、靈感枯竭，雙眼瞪著電腦螢幕上稀稀落落幾行文句，竟再也吐不出隻字片語，於是放下手邊工作，驅車乘著夜色到象山納涼吹風看夜景去。

從象山上的巨石公園放眼望去，台北市夜裡的萬家燈火，燦若滿天繁星，回想上學期末怕專題生不出來的惶恐心境，到現在收稿後的洋洋灑灑，我沒有喜悅、感動不多，有的只是更深沉的人文省思，或許這就是成長……。

當初規劃這個專題，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讓北醫人以另一種角度看我們自己必須在其中生活、學習四至七年的地方，去熟悉、去了解這片土地的歷史沿革與來龍去脈……，寫著寫著卻發現愈來愈不只這麼回事，從無聲說故事的地層老爺爺，到號稱北醫人夢想里程碑的校地建築；從一則都會區的擴張史話，到一部北醫校園的追憶似水年華，我深深體會到文字的記述，豈是僅在於刻化景緻的風貌、歷史的變遷、或人物的傳奇而已，更多時後它扮演著傳遞人類生存經驗、思維邏輯、與最重要的一——我們對這片土地的感念，對前人的追緬，及對周遭人事物的關懷，一言以蔽之，情感而已矣！

從規劃專題、分工、找資料、翻書……，一天天的累積，一字字的書寫，對這片土地的了解與情誼，也一日日的壯大，我以一個北醫人的眼光去看、去感受這個城市，突然發現「生命共同體」絕不是個空泛的說詞，愛鄉愛土愛人們的情操，也絕不是激進的民粹主義所欲表達的膚淺意識型態，在加深了解與愈

發感動的情況下，我發現自己對北醫、對信義區、乃至整個台北市的真摯情感，像是一股微弱的舒發，不時地間接觸動著我的內心深處，一點一滴，如逝者如斯不捨晝夜的潺潺小溪相互匯流，最終集聚成大江大河，波濤奔流而不可遏抑。

幾年前市長選舉時那句「新台灣人」的響亮政治口號，至今想起來仍不禁讓我感到啼笑皆非，既是台灣人，又何來新舊之分？都是吃台灣米長大，又何來地域之別？必須要有的，應該是激起對這片土地的認同情感，進而以立足台灣的精神，放眼世界，培養出前瞻宏觀的國際視野。相同道理，對正在北醫求學的我們，無須有年級與先來後到的差別，更不必分南部北部或本地外地的學生，既然我們有緣在相聚於此，在讀書求學之餘，大家何妨拋棄成見、認同北醫，在看完了我們的專題報導後，問問自己，是否對我們的校園與週遭環境，多了些感念、省思、與關懷呢？

夜深了，寒冷的山風漸漸婆娑而來，我微微顫抖的身軀瑟縮在厚重的外套之下，雙眼仍悄然凝視著美麗的台北夜景，車水馬龍依舊川流不息，熙熙攘攘的人群象徵著這片土地的人們堅毅與無窮的活力，將世世代代地傳承下去，我想起美國著名的文學大師威廉·福克納在諾貝爾頒獎典禮上，那段擲地有聲的領獎致謝詞：「當人類的末日之鐘響起，並從那最後的夕暉下、從寂無潮音的岩崖邊逐漸消失時，世界上還會留下一種聲音：人類那微弱卻永不耗竭的說話聲音。」人類的歷史如此，北醫人的歷史何嘗不是如此？即使這個地方不大，北醫的未來，還是需要大家胼手胝足的走下去……。

一日北醫、終身北醫，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天還是得種上滿園的玫瑰——是為北醫人實事求是、寬廣豁達的情懷與胸襟。